

贵州晴隆矿难3名矿工被困25天奇迹生还，昨日康复出院——

“坚持，让我们活下来”

本报记者 汪志球 胡跃平

核心提示

7月12日，对贵州省晴隆县新桥煤矿“6·17”透水事故中被困的矿工王圈杰、王矿委、赵卫星来说，是一个特别的日子。经过被困矿井下的25天漫漫长夜，他们终于获救。他们究竟经历了怎样的生死考验，又是如何创造了生命的奇迹？本报记者围绕这些问题对话3位矿工。

7月27日上午10点，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隆重召开送会，庆祝贵州晴隆县新桥煤矿获救矿工王圈杰、赵卫星、王矿委康复出院。经过2周的精心治疗，3名矿工各项生命体征稳定，精神状态良好，各器官功能基本正常，达到出院标准。“矿难，让我们经历生死考验；坚持，让我们活下来。谢谢政府、谢社会、谢谢医生、谢谢亲人，在我们危难的时候，没有放弃我们。”3名矿工眼含热泪，回忆了在井下的25个生死日夜。

“透水那一刻，没有往下跑，挖煤的经验给了我们生的希望！”

记者：煤矿发生透水事故时，在巷道里，你们看见了怎样的情景，又有怎样的反应？

赵卫星：6月17日，我们3个人吃完早饭，和往常一样扛上工具，有说有笑地下井去挖煤。走到离第三上平巷二三十米时，也就是8时17分左右，猛然听到“轰”的一声，感觉什么东西在头顶爆炸开一样，不一会儿，就看见一股浑浊的水流，夹杂着煤块，涌进巷道，向我们冲来。

王圈杰：看见水流，我心里顿时冰凉，想起这几天连续大雨，加上煤矿当初建得就不规范，心想肯定是煤矿发生透水了。巷道里很快就黑暗下来，大家互相拉着，防止被水冲走，心里非常害怕和绝望。

王矿委：还是王圈杰有经验，“肯定是透水了”，他朝我们喊，要我们往上跑，千万不要往下跑，可是和我们在在一起的瓦检员没有听，急忙向巷道下面跑去，可能是想赶在洪水前跑到煤矿井口吧。可是人怎么跑得过水，我们看见他很快就被水淹了。我们跑到上面的第三上平巷，幸好水没淹到那儿。

记者：被困在地下几十米，你们都做了些什么？觉得自己还有机会活着

吉林通钢因重组引发群体事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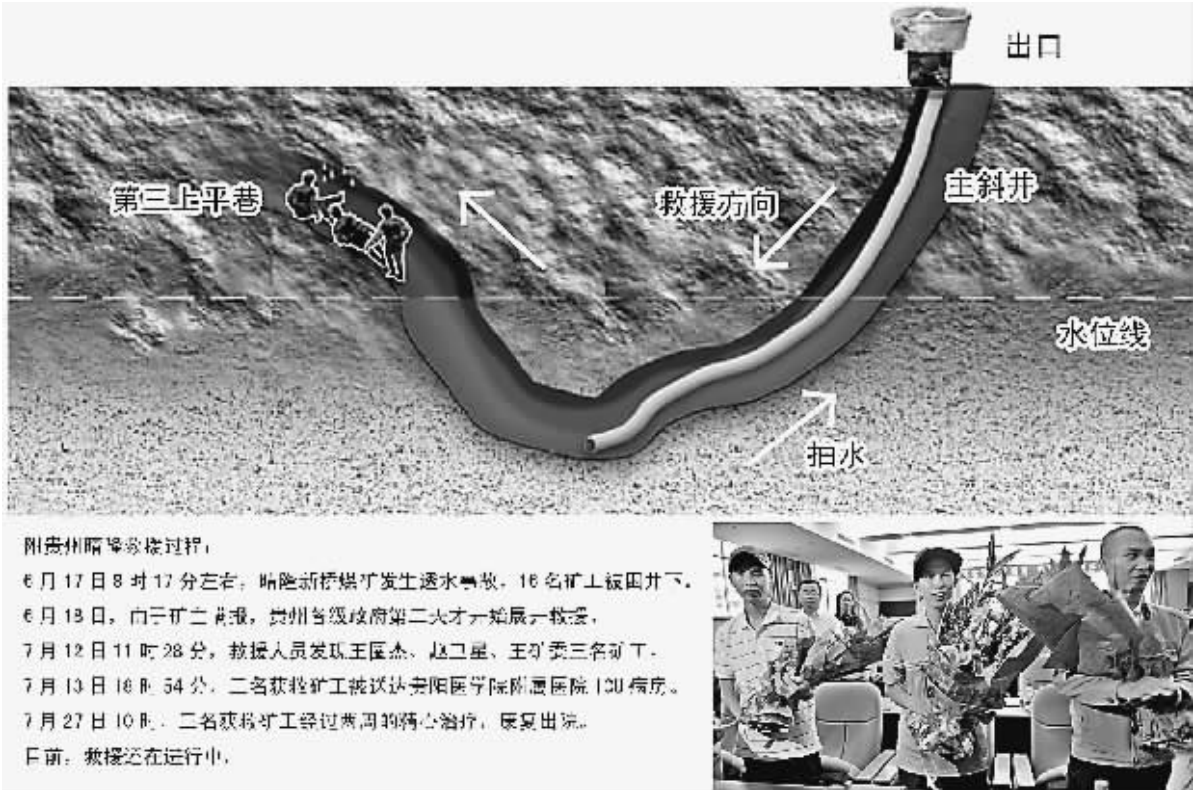
重组方一名管理人员被殴打致死

综合本报与新华社长春7月27日电 7月27日下午，吉林省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，吉林省国资委副主任、新闻发言人王喜东证实，24日，通钢集团通化钢铁股份公司部分职工因企业重组问题聚集上访，引发群体性事件，在协调过程中，重组方一名管理人员被部分上访聚集人员殴打致死。

王喜东说，为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，转换经营机制，应对通钢集团当前经营危机，经与众多战略投资者近4个月的商谈和对多个方案反复论证、研究、比较，最终经各主要股东同意在通钢集团2005年已实施改制的基础上，由第二大股东建龙集团对通钢集团进行增资扩股，并控股经营。为保证此次增资扩股方案的顺利实施，吉林省政府成立了专门工作领导小组。

他说，7月24日，企业个别内退人员及退休人员有抵触情绪，制造谣言，利用一些人员，特别是非在岗人员“国有情结”较深，对通钢集团现状与长远发展，特别是即将实施大型化改造需要大量资金，所面临困难不了解的情况，激化企业原有矛盾，鼓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员，在办公区内聚集，人员一度达到千余人，冲击生产区，堵塞原料运输线，造成部分高炉休风，危及焦化等分厂正常生产。有些人挑拨、煽动群众不满情绪，将矛盾集中在建龙集团派驻通化钢铁股份公司总经理陈国军身上，对其进行围堵，将其打伤流血不止，并作为人质挟持。

王喜东说，在此情况下，建龙集团提出立即终止执行增资扩股方案。吉林省政府工作组考虑为尽快救出被扣押



贵州晴隆矿难3名获救矿工手持鲜花出院。

彭年摄 潘璠制图 宋嵩合成

出去吗？

赵卫星：刚开始，大家肯定觉得绝望，谁不怕死啊。幸运的是，第三上平巷不仅没被水淹，还有少量氧气可以呼吸。这样，心情就开始平静一点了，觉得起码不会很快缺氧而死。而且，大家知道，政府肯定会很快救援的，只要及时把水抽干，我们肯定能活着出去。

王圈杰：巷道里被水封了，而且还有许多煤块、杂物，只有全部清除掉，我们才能出去。但是，我们没有放弃自救，因为在新桥煤矿挖了6年煤，知道我们头顶是以前废弃的小煤窑。所以，我们试图往上走，还用东西敲一敲，看能不能找到废弃的巷道好爬出去，结果很失望，我们只能干呆着了。

“吃了两天树皮，胃受不了，最后连饥饿感都没了，靠喝水撑着。”

记者：在井下的第一天，你们是怎么度过的？

王矿委：找不到出口，3个人只能躺在煤堆上，保存体力，等待救援。大家都没什么说话，还是有点着急，时不时走到巷道边，看看水位下降了没有，希望救援人员能赶快救我们出去。

赵卫星：第一天因为早上吃的很

饱，所以没有感觉到饿，只是感觉到口渴。幸好岩壁渗透水还挺多的，我们就用瓶子接来喝，最后可能因为太累，不知不觉大家就睡着了。

记者：你们饿了怎么办？没有食物只有水，觉得自己能等到救援人员吗？

王矿委：当时，我们有一只手表，透水时没坏，还能掌握一下时间。睡了一夜，大家情绪稳定了下来，因为知道害怕和失望也没有用。我们上班一般都不带食物下井。第二天上午时，大家感觉到很饿，就四处找吃的，抱着侥幸的心理，看看有没有以前丢在下面没吃的东西。可是，四周到处是煤，只有几根搭架子的木头，仔细找了好几遍，在煤块和木头上翻了又翻，压根儿就没吃的。

赵卫星：没有吃的，大家坚持了一会，就开始猛喝水，希望能减轻点饥饿感。可是，越来越觉得饿，最后大家就盯着木头。为什么？因为听村里的老人说过，以前闹饥荒的时候，没有吃的，人们就吃树皮和泥土充饥。没办法，后来实在太饿了，我们决定吃树皮，由于树皮也不是新鲜的，太硬，吃到肚子里太难受了，只吃了两天就不敢吃了。

王圈杰：这个时候，大家还是很有信心，相信能等到救援人员。以前看到过一篇报道，说只要有水和氧气，人能在井下坚持生活15天，我们估计，只要能撑上七八天，救援人员就应该能找到我们。

记者：第十五天，你们的表停了，

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每天都在做什么？

赵卫星：井下很黑，虽然我们有矿灯，但是不敢多用，王圈杰说，要保存点电量，说不定到最后能发挥作用，黑暗中，太难熬了。吃了两天树皮后，3个人再也感觉不到饿了，肚子里已经不蠕动了。

王圈杰：说实在的，等了七八天后，还没见救援人员，3个人在精神上还是有点受打击，不过，觉得离15天还有一半，所以还没绝望。在这15天里，我们只干三件事：每天去五六米外的地方接水；用矿灯看水位降了没有，如果水位下降的厉害，说明救援人员就快到了；剩下的时间就是睡觉。

“我把你们带来了，就一定要把你们带出去，是坚持救了我们！”

记者：接下来的10天，是什么支撑你们熬过来的？

王矿委：没有电池，表停了，我们过的不知白天黑夜。被救上来的时候，大家以为在井下呆了30多天。我们来自河南同一个村子，被困在井下这么多天，从充满希望到失望，最后甚至绝望，为什么能坚持住，就是靠互相鼓励安慰。我的女儿和儿子都还小，一家人靠我生活，我要是没了，整个家也就垮了，当时就想：坚持住，不为了自己，

为了家人也要活着走出去。

赵卫星：王圈杰是我的小舅子，虽然比我小，但是他人聪明，挖了20年的煤，他一直是我们3个人的班长，平时也很乐观。见到我们俩比较悲观，他说，“你们俩是我带出来挖煤的，要相信我，我把你们带来了，就一定能把你们带出去。”他叫我们千万不能绝望。说实话，听他这么说，我和王矿委心里踏实多了。

王圈杰：最后10天，岩壁渗透的水少了，每天只能接半瓶水，不过，我们没有抢，只是轮到自己才喝上一口。这个时候，每天大家除掉接水喝水，基本就是躺着，也不多说话，更加注意保存体力，希望能熬久一点。但我还是坚信：政府肯定会坚持尽全力救我们的，只要我们自己不放弃，就会有希望。

记者：巷道被救援人员打通时，你们怎样求救的？当时心里在想什么？

赵卫星：获救时，我们以为在井下坚持了30多天。虽然大家身体素质好，但到最后，身体已经很虚弱了，人也很累，想动一动都很困难，说话更是吃力。可一想到家里年迈多病的父母，心里就不断告诉自己，千万不要放弃，挺住。没想到，真的让我们等到了救援人员，听见巷道下面有人在喊：“上面有没有人啊！”高兴得想哭，但是没有力气，只是庆幸我们没有白白坚持，庆幸吃的许多苦都很值得。有什么比生命还重要？

王圈杰：听见了喊声，随后我又看见底下传来灯光，心里的激动难以形容。虽然身体状况很差，但我的神志还是清醒的，急忙打开我们的矿灯，朝巷道晃了晃。接着，听见底下的人欢呼了一声，还问了一句：“上面有几个人？”我回答说有3个人，他们就没让我们说话了，上来了好多人，小心翼翼把我们抬下去了。

记者：今后有什么打算？有什么特别想说的？

王矿委：现在身体基本恢复了，但还不能干体力活，我们3个准备回村里好好休息一段时间，和亲人团聚。在医院救治的两个星期，我们3个人就商量，把7月12日定为我们共同的生日，作为今后一生中最重要的日子。别人说我们创造了生命的奇迹，其实，我们知道，没有政府全力以赴的救援，没有医院无微不至的治疗和护理，光靠我们坚持也没用。

王圈杰：想告诉所有在煤矿上工作的兄弟，当我们面对危难时，千万不要放弃，只要坚持不懈，一线希望就能变成生机。

热点解读 对话

议要求，进一步加强工程建设管理。

对项目招标问题，王湘潭说，溪洛渡水电站工程93%以上的合同金额都经过严格招标，未招标的只占6.74%。且未招标项目都不是主体工程项目，主要是由于早在上世纪80年代，国家已指定长江流域的大型水电项目的设计单位。二是大合同里的补充协议。三是内部关联交易。后两类相对金额较小。对存在的问题，已进一步规范了工程计量和合同管理，纠正违规金额3600多万元。

对关联企业管理问题，三峡总公司表示正抓紧整改，已制定多项管理办法，完善了监理管理机制。对移民安置未如期完成问题，四川、云南两省政府正积极研究妥善解决办法，云南省已责成省移民局对移民资金实施严格的限时拨付制度。

密集停车，并偏离行车道，车辆外轮距右侧护栏内缘小于1米，形成巨大偏载，导致桥梁梁体向右侧倾斜而引起桥梁倒塌。1时33分，第四柱至第九柱间桥面倒塌，长度为109米，高度距地面东侧8米、西侧10米。

通过勘查事故现场、核查桥梁建设和运营资料，以及试验检测现场取样的钢筋、混凝土强度，专家组认为，原桥工程质量满足公路桥梁设计规范、施工规范和质量检验评定标准规定的要求。

事发后，逆行车辆逃逸，天津市公安局已成立专案组对其进行侦查。同时，对相关事故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将提出处理意见。

7月15日，津晋高速公路匝道桥倒塌，5辆货车坠落，造成6人死亡、7人受伤，死者包括桥下临建房内天津市管道工程集团公司2名看护材料的农民工。

纠正一个错误并不难，难的是从源头上避免错误发生。公共政策不能只以下层“不出事”为目标，必须俯下身来，直面各种各样的劳资矛盾

为证明自己得了职业病，28岁的河南省新密市刘寨镇农民张海超不惜“开胸验肺”，悲怆之举令人心碎。此事引起卫生部高度重视，日前，卫生部派出专家督导组赶到河南，督导该事件尽快解决。

事到如今，相信这一个案的“圆满解决”只是时间问题。欣慰之余，也深感这并非解决问题的常态之法——综观整个事件的解决过程，仍然是“维权无门—极端举动—舆论激愤—高层介入—得以解决”的逻辑。

从早些年找记者诉苦、写公开信，到后来的以身试药、“开胸验肺”……由于眼球效应，对“创新性”要求极高的特性，弱者的维权手段正变得越来越惨烈，甚至开始带有明显“自残”的特征。基于如此背景，需要追问的是：这个悲壮的“循环链”真的会因一个人的权益得到“拯救”就消失吗？

“开胸验肺”发生之后，各地媒体有很多跟进报道，为我们展示了大量职业病患者维权艰难的现状。如果不从制度保障上给他们梳理一个出口，张海超“开胸验肺”才得以维权免费给别人这样的示范——只有用极端手法，才能被关注，才能解决问题。张海超之后，还会有多少个刘海超、王海超以极端方式求助？那时，我们有多少个督导组可派？

所以，“开胸验肺”需要的不只是卫生部的督导，纠正错误也不只是郑州一个城市的事。劳动者权益保护问题不仅需要“尽快解决”，更需要“全面解决”。

纠正一个错误并不难，难的是从源头上避免错误发生。“开胸验肺”事件，有理由引发全社会对劳动者权益保护制度的反思：对于职业病要求用人单位盖章确定的“自证其罪”，现实中是否可行？当用人单位不愿配合时，劳动部门怎样快速介入进行“责任倒置”？对于被指定的职业病诊断机构，又靠什么保证他们的公信、监督他们的偏私……唯有填补制度漏洞，张海超们无奈的自残“自救”，才能成为具有制度性保障的依法“自救”。

类似的事件提醒我们：以往那些为了追求经济发展“迁就资方、将就劳方”的思路已经诱发出诸多社会弊端，体制性弊端成为当务之急；公共政策不能只以下层“不出事”为目标，必须俯下身来，直面各种各样的劳资矛盾。

发展为了人，发展依靠人。唯有将改善广大劳动者的劳动条件、劳动收入、劳动保障等作为全社会的头等大事，才能形成一种虽然可能比较辛苦，却仍然能够感受尊严、有希望的社会生态。而这，不但是普通劳动者提升幸福感的希望所寄，也是一个社会继续前行的动力源泉。



“开胸验肺”事件最新进展 专家确诊张海超患尘肺病

本报郑州7月27日电（记者曲昌荣）针对近期社会舆论关注的张海超“开胸验肺”一事，河南省郑州市“张海超事件”协调处理工作领导小组今日通报，专家确诊张海超患的是尘肺病。

通报介绍，郑州市卫生局责成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组织人员到郑大一附院、河南省胸科医院、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、河南省职业病防治所等单位收集张海超诊断、检查、治疗及病理学等能够收集到的新的相关资料，并详细了解张海超职业史，邀请河南省职业病卫生专家进行全面系统地讨论、分析、会诊，经咨询卫生部专家后，于7月26日，对张海超做出尘肺病诊断。诊断于当日送达张海超本人，其签收了诊断证明，同意诊断结论。善后工作正在依法进行中。

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—— 就业率造假，高校工作一票否决

本报北京7月27日电（记者倪光辉）针对近日引起热议的“被就业”事件（见本版7月27日《“被就业”是这样发生的》），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，如果高校在就业率上有造假行为，教育部在审核评估高校工作时将实行一票否决。对于个别高校毕业生虚假签约的情况，教育部和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认真查处，绝不姑息。

这位负责人表示，政府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置于就业工作的首要位置，各高校也在毕业生就业就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，大多数高校的就业统计工作是认真负责的。教育部日前发布消息，截至7月1日，全国已有415万高校毕业生落实去向，就业签约率为68%。

“就业率是事关大学生就业状况的核心数据，同时也是衡量高校工作的重要指标，但绝对不是评价高校工作的唯一指标。”这位负责人表示。

有专家建议，如果现行的就业率数据统计时间改为大学生毕业半年后，会更为科学。